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甲集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金　特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財賦三

官田

官田舊多在東南有之靖康中帝命經制司鬻蔡京王黼田為糴本翁端朝中丞為經制使言恐生弊倖乞租與客戶歲收課利損其二分從之然諸道間田頗多既

利厚而租輕因有增租以攘之者於是爭端紛搆田之詞訟繁興紹興二十八年知温州黄仁榮請鬻之以止訟會和内翰溥亦請鬻官田為常平本從之其後戸部會其數得錢五百萬緡自是舉行之獨營田不廢

省莊田

省莊田者今蜀中有之號官田自二税外仍科租應大小麥荳糙白米穀桑麻蕎芋之數十有八種無不畢取之既高估其直又每引别物輸稱提錢民甚苦之然其

實皆民間世業每貿易官仍收其算錢但世相沿襲謂之官田不知所始也

屯田

屯田者紹興初陳規為安復漢陽軍鎮撫使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兵民分為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凡軍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

收其租利有急則罷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一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荳麥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營屯田事府縣官兼行之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於朝詔與奬焉元年十一月丁未下詔三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為主江北無牛具其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畝為甲別給菜田又五畝為廬舍稲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官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寡

為𣪍最三年二月癸酉其後諸鎮又廢不果行四年諸子發建言荆襄之間沿漢沔上下膏腴之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上中請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詔送都督亦未克行是時韓蘄王在淮東屯田上命在閫中市牛賜之為屯田之用五年閏二月壬申五年冬張魏公在行府請屯田郎中樊賓往江淮措置遂改屯田為營田後以其擾民但令諸路監司領其事三十年李顯忠為池州

都統制復請令諸軍屯田十一月丁未　俄軍興未暇及逮敵退議者建言宜於淮甸屯田以修兵備詔兵部侍郎陳應求往淮東工部侍郎許覺民往淮西措置三十二年三月甲子已而上謂大臣曰士大夫言此者甚衆必須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壘廬舍使老小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陳魯公曰今西北歸正人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及治廬舍矣其後應求請募兵耕荒蠲其徭役及七年起租賦上可之

五月甲辰乾道中有郭震者以建康都統守廬州始擬屯田遂除節鉞俄又罷屯田兵令歸正又請佃蓋得不償費也荆襄田者自紹興以後專隸都統司亦粗有所入乾道二年乃詔除籍者及總領所外他司毋得預三月己酉其語互見營田事中

營田

營田者紹興元年解潛為荆南鎮撫使以所管五州絶戶及官田年來荒廢者甚多乃以便宜開闢直秘閣宗

綱為屯田使召人使明分收子利乃以上聞詔以綱為鎮撫使營田官五月辛酉渡江後屯營田始此其後荆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焉其秋遂命河南淮南措置屯田九月庚申巳而河南鎮撫司營田官汪直清言河南殘破民歸業者尚罕所創營田全責之軍兵恐力微難以號令請鎮撫司翟興兼營田使十月戊寅時諸鎮尚未就緒命蜀中公安令倚營田辦集選官十一月丁未蓋解為帥故也三年韓世忠為江東宣撫司上命措置建康營

田世忠言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陜西例請募民承佃蠲三年租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為世業於是詔江北浙西皆如之田租初年全蠲次年半減四月己丑尋又免科配役十月辛卯自後營田專用諸民五年王觀察彥為荆南帥言已措置營田八百頃自蜀中買牛賦民詔多方措置十一月丁酉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六年張魏公以都督出行邊乃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若逃田並無拘籍以五頃為一莊官給耕牛具種子

農器劃之別佃一莊以一人為長每莊官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為一堡又給畆為菜田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取息命措置官樊相伯賔王中孚舉行之正月丙午尋命五大將韓劉張吴岳及江淮荆襄利路帥臣悉領營田使時李伯紀為江西大帥亦言今日之事莫利屯田然兵革災傷之餘民力必不給請命江淮湖北宣撫司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人貸種收田勿取其入次年乃收三之一又次年則半收之詔都督行府措置三月呂元

亶時為湖南大帥因請錢十萬緡興屯田五月丁亥其秋中孚入見上諭令竭力久任議者恐張相還朝欲留措置於是遷相伯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府擢中孚屯田員外郎以為之副官給牛種撫存流亡歲中收本穀三千萬斛有奇七月壬申除二人除客戶當給六分官收十萬餘斛然議者猶以為奉行踈速或抑配豪戶或强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有鬻己牛而養官牛耕己田以償官租者此見中獄廟李寀奏中孚上疏爭之

且言願假歲月勿責近效上許之七年二月辛巳七年夏魏公猶在中書亦覺其擾民乃言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請罷司以監司兼領六月己丑十九年夏兩浙提領營田曹泳言根括得鎮江荒田二千二百餘頃請悉以為營田六月甲戌二十一年鎮江諸軍都統制劉寶請民戶識認營田者畝償開墾工本五千緡許之三月丁未尋詔諸道倣此由是營田漸以還民矣隆興二年孝宗諭大臣以營田事欲使歸正人畊之湯丞相曰歸正人未可用諸軍不

歸人有恐懼可使白時中提舉四川茶馬以管營田湯相薦其才正月庚子上召見之俾以營田事後亦不克行而罷其後淮東西田卒以歸正人耕之乾道中又詔蠲州縣撮收課子八年七月仍免其徭賦焉

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者紹興六年吳玠為宣撫副使兼營田使治廢堰於梁洋率軍民營田凡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耕之量收租利李

子公為大漕奏言漢中之地古稱沃野每畝除出糧租外止收三石為率約收二十五萬石乞付本司贍軍可省內郡水軍朝廷難之但賜玠詔書獎諭時七年秋吳玠死胡承公鄭亨仲代為宣撫使休兵後亨仲又行之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所營田至二千六百十一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細色四十萬一千四十九石得旨撥十二萬石赴成都路對糴米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十六石餘石不與焉時十五年春也乾

道再和後强將豪民利於承佃故為欠輸得不償費虞
丞相允文代吳璘為宣撫使乃與利路安撫使晁侍郎
公武總領財賦查少卿籥共議以謂軍民雜處侵漁百
端又於數百里外差科保甲指教耕田閒有二三年不
得替者水旱則令保甲均認租數民甚苦之兼所收之
租不償所給之數如興元府歲收租九千六百七十三
石而種田官兵請給乃為一萬一千四百四十石他皆
類此於是宣撫司始以便宜召人承佃抽兵歸營時四

年秋以明年夏宣撫司奏其事於朝詔可至淳熙初墾田至七千五百五十七頃而租入止有九萬八千石有奇慶元後又止為六萬六千石而金州田租亦止二千二百三十一石焉六年冬王少卿寧總計增其課朝廷以邉民不便罷之其語在時事中

堨田

堨田者江浙淮南有之蓋以水高於田故為之堨岸宣州化民惠成二堨相連長八十里蕪湖縣萬春陶新和

政三官圩共長一百四十五里當塗縣廣濟圩長九十三里私堨長五十里建炎末為敵馬所壞紹興初命守臣葺治之建炎永豐堨有田千頃初以賜韓忠武後歸秦丞相今隸行宫淮西和州無為軍亦有堨田紹興三十年張少卿初為漕徙民於近江增葺堨岸官給牛種始使之就耕凡堨岸皆如長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畫云

圭田

圭田自三代以來有之本朝沿唐不廢其制咸平初既定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其數天聖中言者以謂多寡不均又貪吏或多取歲租以害細民七年八月詔罷天下職田悉以其歲入租課送官具數上三司以所在時估定價而均給之九年二月復故慶歷三年九月更定守令佐職官頃畝之限靖康元年五月始借一年輸内帑建炎初以國用不足遂拘天下職田隸提刑司元年六月乙酉李伯紀免相復給之明年呂源為發運副使復請收

圭田以贍軍上不許八月壬子紹興末東南諸路收圭租二十三萬斛有奇州縣有過給者上聞之命及格則止二十九年十二月癸酉舊制圭租皆給正色至是江西湖南米斗才數十而圭租乃令折價至三四十陳正獻為殿中侍御史為上言之遂命復輸本色三十年十一月庚寅隆興初又有權借一年之令元年六月乾道改元以軍事始息又借職田米三年用王大寶尚書請也元年七月辛亥八年冬復還之十月丙辰時四川州縣職田宣撫司已借十年為軍中減汰使臣之

用
乾道四年虞雍公申請會其數歲得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九緡而已淳熙初亦還之淳熙末言者又論州縣守倅合得主租皆折現緡其他則交本色乃是小官事下戸部戸部奏在法主租以前後官在任月日均給不許折錢即人戸願施錢而施增實直者准律科罪之十四年三月戊辰令蜀中主租皆折現錢又多從隅郡支給相承已久莫知始於何年

僧寺常住田

僧寺常住田者所在多有之紹興中髙宗嘗取其絶産隷郡國養士久之常住鬻祠部度牒其徒寖微二十年春命司農寺丞鍾世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絶産賦租自及常住歳用外歳得羡錢三十四萬緡入左藏庫明年張始營節使為帥又請於朝十還六七矣今明州育王臨安徑山等寺常住膏腴多至數萬畆其間又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頗為民間之患焉

金銀坑冶

金銀坑冶湖廣閩浙皆有之湖廣廣東西金坑湖南廣東江東西浙東西福建銀坑

祖宗時除沙石中所產黃金外歲貢額銀至一千八百六十餘萬兩渡江後停閉金坑一百四十二銀坑八十四紹興七年詔江浙金銀坑冶並依熙豐法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二月戊申然民間得不償課本州縣多責取於民以備上用三十年用提點官李植言更不定額五月丙戌饒州舊貢黃金千兩孝宗時詔損三之一令諸道上供銀兩皆置場買發蜀中銀每

發秤一兩用本錢引六而行在左藏庫折交𠩄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間之直又不滿三千高宗嘗諭輔臣以非劉晏懋遷之術欲更革之戶部以錢又折半為詞而止二十六年二月庚辰其實吳蜀錢弊不能相通捨錢帛無以致遠故莫如之何

銅鐵鉛錫坑冶

銅鐵鉛錫坑冶者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天下歲產銅七百五萬斤鐵一百十六萬斤鉛三百二

十一萬斤錫七十六萬斤皆有奇渡江後其數日減至紹興末江東西福建廣西湖南潼州府利路十四州歲產銅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信州膽銅九萬六千五百斤饒州膽銅二萬三千四百斤潮州膽銅八萬八千九百斤黄銅二百斤潭州膽銅三千四百斤建寧府黄銅八千三百斤連州黄銅二千八百斤池州膽銅四百斤汀州黄銅六十斤邵武軍黄銅三百斤潼州府黄銅六千斤利州黄銅七千斤興州黄銅一千六百斤南劍州黄銅三千六百斤江東西廣南湖南福建二十州產鐵八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而蜀中所產不與焉信州二十五萬七千斤撫州十一萬七千斤吉州二十九萬斤建州四萬斤謍林州

二萬七千五百斤興國軍二萬四千九百斤饒州一萬七千斤舒州一萬七千五百斤肩州一萬四千六百八斤江州一萬三千八百斤潭州一萬三千斤惠州一萬二千七百斤韶州一萬二千斤廣州六千九百斤池州六千八百斤洪州三千五百斤辰州三千四百斤處州一千三百斤𡽪州一千二百斤南雄州四百斤皆有奇

江湖閩廣浙東二十州產鉛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九斤十三兩信州十一萬五千斤潯州二萬二千二百斤南劍州九千五百斤賓韶州皆五千六百斤邕連州皆五千斤興國軍六千斤衡州四千一百斤建寧府三千二百斤峽州三千七百斤潭州一千八百斤舒州七百斤處州五百斤衢州四百斤温州南恩州皆二百斤桂陽軍七十二斤韶州六十斤皆有奇

湖廣四州產錫二萬五百四十八斤六兩賀州一萬二千六百斤桂陽軍

三千八百斤郴州二千四百斤衡州一千五百斤皆有奇視祖額鐵才及四分餘鉛及六鑪銅及四鑪錫及三鑪皆弱東南失悉輸岑水鉛山永興利四塲浸銅為泉司之用惟川鐵以鑄錢云舊婺州銅融福峡州南安軍鉛贑宜州南安軍錫坑皆廢膽銅者盖以鐵為片浸之膽水中後數十日即成銅凡銅場十四鐵場三十八鉛場二十四錫場五云

東南諸路鑄錢增損興廢本末

東南諸路鑄錢國朝承南唐之舊為之未廣也咸平三

年馬忠肅亮以虞部員外郎出使始於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真宗即以忠肅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四監凡役兵三千八百餘人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逮天禧末所鑄才一百五萬及蔡京為政大觀中歲收銅止六百六十餘萬斤比祖額虧四十餘萬斤內舊場四百六十餘萬斤膽銅一百餘萬斤石銅七十萬斤新場三十萬斤江湖閩廣十監每年共鑄錢二百八十九萬四百緡計用銅一千十一萬五千斤江州廣寧二十四萬

池州永豐（三十四萬五千）饒州永平（四十六萬五千）建州豐國（二十四萬四百）已上四監一百三十四萬緡衡州咸寧共（二十萬）舒州同安（十萬）嚴州神泉（十五萬）鄂州寶泉（十萬）韶州永通（八十三萬）梧州元豐（十九萬）已上六監一百五十六萬緡逐路交用以所入約所用計少銅三百三萬五千斤自渡江後歲鑄錢才八萬緡近歲始倍蓋銅鐵鉛錫之入視舊才二十之一（舊一千三百二十萬斤今七千餘萬斤）所鑄錢視舊亦有二十之一爾

鑄錢諸監（紹興慶元年榷銅

鑄錢諸監自紹興初以江池殘破逺涉大江遂廢之元年八月甲申是歲才鑄錢八萬明年以范汝為作亂權罷建州鼓鑄二年二月丙戌二年汝為平復鑄錢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歲額鑄錢二十五萬緡是歲才鑄十二萬緡耳三年劉立道中宣諭江南歸奏言泉司官吏之費歲為十三萬緡而木炭本錢如鑄錢之數請省其官屬從之十二月癸未是時坑冶盡廢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五年閩漕鄭士彦奏廢豐國監而歲與泉司認發

新額錢（二月丁巳）議者以為不可其冬戶部侍郎王俁請復鑄錢及官鬻銅器以刬私鑄之弊（十二月辛亥）明年遂悉斂民間銅器以鑄錢又詔私鑄銅器者徒二年（六年五月甲午）贛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為所得不償所費遂罷鑄錢歲額銅炭積而不用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為年計十三年韓球為使必欲鑄新錢調民興復廢坑鑄至於發墓塚廬舍而盡無所得又請籍坑戶姓名約定買納錢數（閏四月丁巳）

民大以為擾郡邑至毁錢為銅以應其命然所鑄亦才十萬緡二十四年遂罷鑄錢司而歸之諸漕二十七年戶部侍郎林覺請出版曹錢八萬緡為饒贛詔三年鑄本錢權以五十萬緡為額七月庚午未幾殿中侍御史王珪復言泉司不可廢湯致遠在樞院以為不然請與三省議沈丞相等乃奏以戶部侍郎榮薿茂世領提點許置官屬二員八月庚申然錢監既廢復不一故兵匠有闕不補視舊數十損有三積其衣糧號三八闕額錢明年洪景

嚴為起居舍人為上言銅器之害上命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二十八年七月庚辰遂大斂民間銅器以鑄錢許告賞其後得銅二百餘萬斤二十九年趙郡王令詪在版曹因請以三分闕額錢為鑄本二月丁亥其秋復置提點官七月乙巳明年夏泉司言歲課但可鑄十萬緡諸道銅加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是時乃暫依所請權以十萬緡為額工部奏為五十萬緡三十年五月丙戌然亦止鑄十萬緡而止云今泉司歲額增十五萬緡小平錢至一萬八千

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折小平錢十三萬二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糜費約用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十八州之所供也其名色有坑冶課利錢分衣糧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必一歲所收實不過十五六萬緡耳其歲過課金一百三十八兩二錢銀坑額七分三分本司銅三十九萬三千八十三斤八兩鉛三十七萬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此歲所權十無二三皆以錢貨於坑戶以取給然亦不登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銅二斤九兩半鉛一斤十五兩半錫二斤木炭五斤除火耗六兩外淨錢計上秤重四斤十三兩銅二斤十五兩半鉛

(二斤一兩半錫三兩木炭八斤除火耗七兩外淨錢計止半)視舊制銅少而鉛多(天禧之末每千錢用銅三斤十四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建州豐國入減鉛五兩銅亦如之紹興之制每小錢一千用銅二斤半鉛一斤五兩炭五斤蓋七百七十七文為一千者也合小平錢一千足乃用北科則錢愈鍥薄宜矣)慶元三年乃復禁銅器(二月癸巳)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二月庚子)民間多不盡輸遂命再兩箇月不復酬以錢違者許人告(六月庚申)湖州舊鑄鏡行於天下至是官自鑄之(二年八月甲戌已用右曹郎官趙彥括奏禁銷錢為銅器買者科違制之罪乃以匿隱論其爐戶決配海外永不放回仍許告捕)因復置神泉監以

所括民間銅器鑄當三大錢仍權隸工部八月戊子惟嚴錢直輸行在官而建韶饒贛州皆自提點所泛湖由江入漕渠輸之京帑焉然祖宗時内帑雖歲收錢一百五緡江池饒連四監熙寧中額而每年退却六十萬三千人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内帑每年得一十一萬六千餘緡而右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宜版曹之日困也

川陜鑄錢

川陜舊皆行鑄錢祖宗時蓋利夔三州皆有鐵冶故即山鑄錢卭州舊鑄錢十萬緡建炎初轉運判官靳博文以為歳費本錢二十一萬得不償費乃罷之二年六月乙卯紹興十年鄭亨仲為四川宣撫使始即利州鑄錢歳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歳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十月戊申其後增至十五二十十三年嘉守王知遠請復嘉卭鑄錢監事下計司六月丁酉於是復置監於卭州明年

詔邛州歲鑄三萬緡利州九萬緡四月乙酉共資本錢引十七萬五千緡利州十一萬四千邛州六萬一千每千率費千四百二十五年又詔利州鑄大小錢各二萬凡大錢一千重十二斤小錢一千重七斤於是每歲鼓鑄本三萬三十一年再減利州錢為六百緡大小各半云施州舊亦鑄錢萬緡南平軍數千緡紹興末皆減今蜀中歲鑄十萬施州錢紹興三十年以鐵炭艱難減為七千南平軍以廣苗少亦減為千緡並無光者

淮上鐵錢

淮上舊鑄銅錢兵火後舒州不復鑄錢但行鐃建等錢而已乾道初林樞密安為右諫議大夫議以銅錢多入北境請别禁之而即蜀中取錢行之淮上事既行洪景伯參政言其不可上問之景伯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家間無以貿易且客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為是乃不行元年九月丁巳但即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費和二州而已五年秋王公明使蜀仲前議六年夏遂命司農寺丞許子中往淮西措

置即舒蘄二州鑄夾錫鐵錢舒州同安監歲二十五萬緡蘄州蘄春監十五萬緡淳熙七年春舒守趙子𡩋蘄守施温舒皆以鑄錢增羨遷官（正月己卯）然淮民大以為擾八年秋王謙仲知舒州入見為上言之遂減舒州錢額十萬緡與蘄州通三十萬焉（七月癸卯）後踰月又詔權罷鼓鑄一年（九月丁丑）二年既復鑄錢因命淮漕臣兼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公事增歲額至六十萬緡然淮錢日移而又著令不許過江人甚賤之乃復減為四十萬

東南會子 見前關子

東南舊無會子大觀中蔡京當國嘗倣川交子法爲錢引之然所出猥多又官司不以出納故旋即廢紹興元年冬高宗在越張忠烈俊以神武右軍分屯婺州朝廷以水道不通始置見前關子召商人入中其法入見錢於婺州執關子赴杭越榷貨物請錢每錢搭十錢爲優潤十月壬寅六年春張忠獻爲都督張如瑩澄主管行府財用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先造二十萬緡行

於江淮既又造二十萬緡為糴本務置行在交子務二月將悉行之東南趙公霈時為諫官為上言官無本錢甲辰怕民不信其不便者五胡南翰交修亦言姦民僞造抵罪必多朝廷遂改為關子以十千而至五百凡五等紹興末頗舉行焉當時臨安之民復私置便錢會子豪右主之錢處和為臨安守始奪其利以歸于道既而處和遷戶部侍郎鼓錢事是戶部為之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會子務二月丙辰從隸都茶場悉視川錢引法行之東南

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現錢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乾道初戶部以財匱增印會子二百萬緡李侍郎若川因請兵官廪給减現錢歲中可得緡錢二百四十萬上以其動衆難之二年二月辛未時會子初行軍中多以為不便鎮江都統制郭振與總領趙公稱有隙奏乞公稱易現緡行本軍上以諭輔臣洪丞相曰楮幣在處可行但須得本錢稱錢乃可遂命行之淮東三月辛亥然楮券所出既多而有司出納皆用現錢民不以為便陳天與良祐在

諫院為上言之尤甚已增榷貨務入納會子二分上諭輔臣不可失信於民二年三月癸卯三年遂出南庫錢二百萬緡收田所增會子而命三衙全支銀錢時會子已造者二千八百餘萬已用者一千五百六十餘萬而在民間者九百八十萬緡始命盡收之已降内藏内庫銀各百萬兩矣曾欽道為戸部侍郎乞存民間見在者五百十九萬上從之然銀直既抵軍士患其所闕殿帥王琪因為執政言之欽道復以分數支會子上不欲魏丞相曰今

會子巳非前日比上乃許之七月己亥先是諫官陳天與嘗言不可失信于民乞復置會子務三月癸未蔣衆政行丞相事力主之其冬復印新會子五百萬十一月己酉四年春詔諸軍諸司皆分數支會子德壽宮依舊交見錢禁中亦分數交會子三月甲申其秋曽欽道奏偽造會子入籍其貲充賞再犯依川錢引發從之八月癸卯五年春詔以一千萬緡一界時欽道巳先版書而陳巳若以兵部侍郎提領共奏乞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沓行始許之正月辛酉六年春

言者謂楮幣可行於無事之時不可行於有事之際今銀直抵平宜廣收買或以度牒折納非徒交用悉以楮幣乃令諸道監司別庫積銀以備緩急奏雖下後不克行（二月丙戌）七年春詔州郡上貢許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正月）然有司取於民悉以見錢上命約束之（六月辛酉）淳熙十三年秋詔令後再犯偽造會子雖印支不全成但已經行用論如律（九月乙巳）令江浙會子一千率得銅錢七百五十湖北會子一千率得錢五六百其法自一貫五百三百

至二百凡四等民甚便之自會子創造至今四百年遂與現緡並行不可復廢矣凡會子亦兩界並行總三千六百萬第七界又增印子五百二十三萬八千八百有奇實為四千一百二十餘萬

湖北會子

湖北會子者隆興元年秋總領王珙始剏造謂之直便會子凡七百萬緡乾道元年春楊倓帥荆南謂不可通行於諸路乞令戶部以五十萬緡兊換其後遂收三百萬緡止餘四百萬淳熙五年冬又令戶部印給三百萬

緡而總領周嗣武言自來鹽商無田貨率以會子市酒飲而又令會子通行則茶引不信軍食必闕遂寢之十一年始通行於四路淳熙初梁聰為京湖總領會其已出應換之數五百六十二萬緡遂一造兩界焉每界二百七十萬緡總為五百四十萬

兩淮會子

兩淮會子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戶部印給三百萬緡謂之交子不得過江八年秋以交子壞始出行在易會子

收究紹興三年夏議者以淮上鐵錢多欲革其弊因子直為吏部尚書與從官陳進叔羅春伯謝子肅等合奏乞印造兩淮會子三百萬貫付于兩路每貫鐵錢七百七十淮東二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對更不申辰事下兩省臺諫議而尤延之等議以為可遂施行之其會子仍分一貫五百二百者凡三等尤許轉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鎮江府興國江陰軍界内行應用兩淮上供及戶部錢物並榷貨現錢三年令淮南漕司椿管

而沿江八州軍合發上供一半會子則許用交子通融起發江淮東西所樁管馬蓋自紹興辛巳二月以後至紹興壬子八月以前行在湖北兩淮創行交會總為四千九百六十餘萬緡以敵蜀中之數矣

四川錢引

四川錢舊成都豪民十六戶主之天聖元年冬始置官交子務十一月戊子每四年兩界印給一百二十五萬總崇觀間夾兩用兵興增至二千四百三十萬緡崇寧元年增二百萬

二年又增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四年又增五百七十萬大觀元年又增五百五十四萬由是引法大壞每兊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蔡京患之大觀元年夏改交子為錢引四月甲子舊交子皆毋得兊三年秋詔復以天聖年額為準七月建炎初靳博文為益漕以軍食不繼始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三萬緡二年六月其後張忠猷盧立之席大光規紹視師率增印矣紹興七年夏四川不得泛印錢引五月庚寅然邉備空虛泛印卒如故十年春用樓仲輝印錢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正月戊子未數月以贍

軍錢闕又命印五百萬緡（三月戊子）十二年鄭亨仲復奏增四百萬緡（三月辛卯）三十年軍事將起王瞻叔增印一百七十萬緡（三月）明年虞并父宣諭川陜亦增印一百萬緡（三十二年六月辛丑）紹熙二年以展年兇界增還計所一百七十萬緡慶元三年三路旱復減放又增一百萬緡令前後兩界共盡收錢引四千九百萬緡有奇其法自一千至五百凡二等每錢引一千民間直鐵錢七百巳上而輸官則一千二百八十云

錢引兊監界

自天聖立川交子法每歲錢一易人戶輸紙墨費三十錢紹興十一年秋增為六十四七月壬寅每界無慮一百七十萬緡與更易不盡者號火水不到錢二年亦餘萬緡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邊用然引屬總引而抄紙場錢引務隷成都漕司故更易不盡者總漕屢爭之二十八年夏孫太冲奏以為稱提本錢詔茶馬司檢察五月癸亥其後卒歸計司焉紹熙二年上憫蜀民之勞詔權展一界乃易

慶元四年冬丁端叔自四川茶馬代還入見言川交子二年一兌每引納貫頭錢八十文足民甚苦之今計所多算財每請界展一年永為定制章下置制司十一月時袁起巖為帥上言令民間每兌錢引一千貼納錢引六十四文足每界總領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緡今欲展年當求對補之策其一紹興初曾印百七十萬緡今凡八年則兌界兩三次間暗增貼頭錢已三四十萬其一去歲增印錢百萬緡異時每界增貼頭錢亦僅七萬

此二者畧可相當兼總領所每界撥還漕司工墨錢十九萬緡今既展年不復對撥而又每界水火不到之緡幾十萬皆總所得之若展一年所不到者又倍凡此皆可以對補展年所虧之數明年春有旨許之三月戊申六年冬兊界水火不到錢才七萬五千四百四十八緡嘉泰二年陳日華曄總領謝用光爲帥請之朝盖復以二年一兊盖軍餉所仰不可復展矣

關外會子

關外銀會子者紹興七年吴湝王為宣撫副使始置於河池（二月丙午）其法一錢或半錢凡一錢銀會子十四方紙四紙折錢引一貫半千銀會子一萬紙每八兩折錢亦如之初但行於魚關及階成岷鳳興泰六州歲一易其錢隷軍中武安甍遂屬計所十七年七月復造於大安軍再歲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始增一銀錢三萬紙九月行於文州其後稍益增迄今每二年印給六十一萬餘紙共折川錢引十五萬緡

鐵錢會子

鐵錢會子者興元府金洋州用之創自隆興元年其法自三百二百至一百凡三等迄今每二年印給二百四萬緡共折川錢引四十萬緡始是總領趙郎中沂奏獲其年十月四日癸巳指造六十萬緡折錢引十萬貫行于金州至隆興二年六月乾道四年正月累增乃及此數也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財賦四

國初至紹熙中都吏祿兵廩

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一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間崇侈無度然月支一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猶月支不過八十萬至淳

熈末朝廷無事乃月支一百二十萬而非泛然所及其金銀綿絹不與焉以孝宗恭儉撙節而支費擬於宣和則紹興休兵以後百司宫禁循習承平舊弊日益月增而未能裁削也

渡江後郊賞數

渡江後郊賞建炎二年用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綿八十萬兩皆有竒紹興元年越州明堂内外諸軍犒賜九百六十萬緡四年建

康明堂增至二百五十九萬緡宿衛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二百三十一萬每人率為十三千有奇劉韓岳王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二十八萬每人率為二千有奇而方州不與其後日有增益二十八年冬祀上自立賞格命有司行之是歲錫賚金緡視前郊減半葢自宫禁百官宗戚閹宦下至醫祝胥皂人人有之不可復廢矣

三司户部沿革

國朝承五季之舊置三司使以掌天下利權宰相不與王荆公為政始取財利之柄歸於中書元豐制户部尚

書左曹侍郎各一員掌經賦右曹侍郎一員掌常平苗役坊場山澤之令由是版曹不能經畫中都百官諸軍廪給亦不能理建炎初以軍興國用不足始命張誠伯以同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户部財用黄道周潛厚以經祠副之其後孟富文庾沈忠敏與求皆以執政繼領利權由是少給然所取大率出於經制之外焉自罷總制司版曹但掌經費歲入僅五千緡出亦稱是一有不足未免支移或遇軍興則除禁帑應副外版曹但能預借

民間坊場淨利四百萬緡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癸酉或利賣度牒六百萬緡而已隆興二年二月乾道初孝宗嘗記戶部歲入之數較之歲用但闕三百萬緡元年十二月丁亥時會子初行李侍郎若川因請增印二百萬緡二年二月然上半年尚闕五十萬上命左藏南庫以銀會子半與之三月壬辰自是版曹歲借南庫錢百餘萬緡因以為例淳熙中韓子師為戶部尚書始免例借自後皆守其規約焉先是上以諸路財賦收支浩繁令兩侍郎分路管認乾道六年正月乙酉淳熙十年

王宣子為戶部尚書始請於次年四月將諸道監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許之八月甲午其後減展磨勘銀有差由是罕有遺欠者迄今遂為定制

左藏庫會計錄

左藏庫者國家經賦所貯也淳熙中左藏庫封過三衙百官請給成歲為錢一千五百五十八萬餘緡銀二百九十三萬餘兩金八千四百餘兩絲綿一百十八萬餘兩絹一百四十八萬餘疋以直計之金銀錢帛共約計

三千餘緡而宗廟宮禁與非泛之費不與焉紹熙間鄭傅之湜以秘書郎轉對為上言今黄老之宮衛卒動以百數外戚家廟防户之兵多於太廟額外將校之俸錢半於正額取給外庭百官之費不足當闕門醫職近侍之半請明詔大臣裁定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費外一切量裁斟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時趙德為户部侍郎因請稽考内外財置紹熙會計録俟見大槩之後命户部宰屬同共詳議而一二大臣

公心叶意為之斟酌以其所減損而以予民遂命版書葉叔羽中執法何自然檢正林和叔左右司沈信叔楊濟甫與德老同為之二年正月丁未丁丑兩次降旨未幾自然丁内艱去官後亦未聞有所減也

左藏南庫

左藏南庫者本御前掌管激賞庫也孝宗即位之初年改之先是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户部告之則予之檜將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幣

山積士大夫至指為瓊林大盈之比二十九年夏河流淺澁綱運不通高宗嘗出内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五月己未已而謂輔臣曰朕息兵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葢以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及軍興又出九百萬緡為出師勞功之用明年夏詔從臣條具足食足兵之策三十二年四月己亥黄通老為禮部侍郎建言足食之計在於量入為出令天下財賦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用唐德宗楊炎之策歸之左藏及上受禪袁伯

誠孚在諫院復以為言上從之遂改内藏激賞庫為左藏南庫焉七月癸丑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隷版曹為經費也淳熈末始併歸户部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諭大臣曰此庫併歸版曹朕亦省事既而都省令户部晉認南庫錢二百萬餘緡版書王宣子奏此皆奉親及内教所須不可欠闕計歲秪應支九十五萬而見在止三十五萬其應入者又三十九萬有奇既闕二十一萬緡而南庫例還户部沙田錢二十三萬緡又在其外合之為欠

四十四萬緡是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也乞就撥歸封掌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户部錢却於封掌庫支取不從既而蔣世修正言又奏南庫撥歸户部於今二年而庫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併罷上曰若盡廢庫名出入必殽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為名十二年正月三日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掌下庫仍隸户部焉紹興元年十月二日

左藏封掌庫

左藏封掌庫者孝宗所刱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鄭溥之為勅令所刪定官因轉對為上力言之事已十三年矣庫中所儲金至八十萬兩銀一百八十六萬餘兩又有糴米錢度牒錢而下庫復儲見緡當五六百萬十六年夏溥為秘書郎因轉對又為光宗言之疏入命戶部稽考以聞十六年六月然卒不竟也慶元後每封掌庫取撥錢輙數

十萬緡銀亦數萬兩黃金亦數千兩蓋以奉神事親之費云六年六月撥封樁庫錢一百萬緡修太皇太后攢宮七年撥二十萬緡入內藏八月撥十五萬緡并銀二萬兩充秋季供奉太皇太后使用又撥金二千五百兩銀二萬充明堂使用又撥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帝攢宮一季之間所撥金銀錢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蓋多非泛支用故爾常年則不及此數焉

內藏庫 激賞庫

內藏庫者始因藝祖削平諸國收其帑藏貯於講武殿而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因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亦謂景福內庫然歲入不過錢百餘萬緡銀十餘萬兩真宗

咸平中嘗謂宰相曰祖宗置内藏所貯金帛以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削平諸國親視郊兵所費不貲出於是三司所假凡六千萬兩於淳化迄景德每歲多至三百萬少亦不下百萬三年不能償即蠲除之此庫乃為計司備經費耳故仁宗後西北事起大率多取給於内藏神宗用王荆公計凡摘山煮海坑冶榷貨戶絶没納之則此舊三司窠名屬左藏庫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悉歸朝廷元豐元年更内藏庫名凡三十二

庫每庫一詩一字目之五年又取苗役羨財為元豐庫直隸朝廷在内藏之外張編載元豐庫宜政殿庫乃内藏也本在講武殿後政即崇政殿庫按太府寺南為崇政庫元豐庫在太府寺南元祐初宣仁共政呂正愍公又建元祐庫以備封樁皆號朝廷庫務崇寧崇觀後則大觀東西等庫西城所處無不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竭矣高宗渡江但有内藏及激賞二庫秦丞相用事每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金幣由是内帑山積紹興末有詔除太后生辰及内

教外餘並減半二十九年八月丁巳孝宗初又併書詩禮物罷之紹興中始數取封掌錢入内藏上受禪又取淮東總領所羨財五十萬緡入内禁藏識者嘗以為言激賞庫即所謂左藏南庫

御前申庫

御前申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申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巧者皆聚於其間日費無慮百千萬内中既有酒庫而申庫所釀尤勝

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窠額以此軍儲常不足二十九年冬張子公再為吏部尚書因見上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不當私置申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申庫之設非上本意也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龍興堂膳始減至維揚又減至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為川陝荊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三省樞

密院激賞庫十年秦會之當國以烏珠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至歲支三十八萬緡堂厨萬五十千東厨萬二千玉牒二萬四千日歷勑令所國史院各二萬尚書省犒設一萬三千中書門下七千密院九千識者指為冗費二十九年冬上命御史舍人識之朱漢章洪景嚴奏歲減二十萬緡十二月癸亥詔可孝宗受禪復減歲用錢為十萬緡二十二年七月壬戌迄今不

改

合同憑由司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由取索也歳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但愁數除破耳雖有歳終考比之令然郎官第赴内東門司終日巍座而數璫與數媼自為會稽郎官不得預畢事則卷牘尾亦俾之書名而已紹熙二年春議者以為濫予横賜無以撙節請自今内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悉從有司定為中制惟正供而已其濫

恩橫賜皆釐正之詔葉叔羽趙德老何自然同稽考正月

辛未其後亦不果裁節焉

修内司

修内司者掌宮禁營繕渡江後浙漕及京府共為之紹興末趙侍郎子繡為浙漕奏免修繕以其事歸修内司歲輸緡錢二十萬後減五萬緡乾道初有司請悉除免上曰如宗廟有損動處安得不修乃再減緡錢五萬然修内司遂時於左藏庫關支錢物猶為不少今又歷

赴北部驅磨不過斧若干具鍬钁若干柄而已一錢尺帛並不𫔭歴故戸部亦不得而稽考焉

國用司

國用司者孝宗始置語在官制中然於國用未有所制也乾道三年春蔣子禮初秉政因謝恩除留身奏事為上言今費財最甚莫如養兵近陳敏減汰二千人戚方減汰四千人大約一兵每月減二十千汰兵固為良策然今之軍士類多有官若與之外任既不廢券錢又加

供給大抵離軍使臣每員月費四十餘千券錢三十六千供給五千臨安一府八十員歲費錢二萬六千緡以此推之諸道可知雖減之於内而増之於外未見其得上曰若是則減汰全無益子禮曰豈惟無益而已今減六千人則必招填六千人是倍費也臣契勘在内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千半内外可暗省二百八十萬緡異時財用有餘更招少壯者練習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上以為然子禮由此驟相然識者謂此策

暫可行也若利其闕額而為之是又蹈宣政之覆轍矣是日二月壬申子禮奏事退御筆批自今宮禁內人并百官三司將校軍兵諸人每月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上五項請給數目人數具開進呈自此月為始外路軍馬降式下諸路總領所逐月開具并非泛泛支用之數以聞永為定式云其後廢國用房而版曹進冊如故

權貨務部茶場

權貨務部茶場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揚州

正月壬辰是年又置于江寧二月乙丑紹興三年又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務而行在務場隨移臨安以都司提領其始歲收茶鹽一息錢六百九萬餘緡紹興元年六年九月詔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時以為極盛矣休兵已久歲課倍增二十四年收二千六百六十萬緡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六十五萬緡皆有奇乾道三年三月詔以二千四百萬緡為額建康千二百萬緡臨安八萬緡鎮江四百萬緡於是淮東總領所實在鎮江月支榷貨錢三十萬緡為贍軍之用淳熙

中三務場官吏互爭課賞始禁鎮江務鈔引不得至臨安十年以朱少卿倬為淮東總領遣屬吏劉蔔訴諸朝時黄德潤為中執法率臺諫上言鎮江務場軍食所係倘有不售其害非輕臨安務場年額未始有虧萬一無有羨財不過官吏不該泛賞而已請令提領官總三務場增虧有無以為殿最而鎮江鈔少復如著令許至臨安從之六月戊申自是鎮江務場始給矣

豐儲倉外路積糧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為司農卿寺丞請令諸路以官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明因奏令諸路歲發常平陳米十五萬斛啟倉贍軍言者以其壞常平法奏絀之韓尚書仲通在版曹乃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四月戊戌其後又儲二百萬斛於鎮江及建康然頗有借兌三十年夏詔補還之四月乙丑令關外亦積糧一百萬斛有奇然行在歲費糧四百五十萬斛餘建康鎮江皆七十餘萬斛今中都所積

但三月之糧關外積糧亦不能支一年古者三十年必有九年之蓄自乙酉休兵至今近四十年矣謂宜益儲積糧以為飢荒軍旅之備否則增糴如歲用之數以陳易新使常有一年之蓄庶乎其可矣

淮東西湖廣總領所

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所自休兵後朝廷科撥諸州縣財賦及榷貨等錢與之淮西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張魏公為都督增神勁軍二萬歲益費二百萬緡

湯丞相以為言故後亦廢然為總領者但能拘收出納而已固非能以通融取予之術行乎其間也至乾道中淮西歲費已增為一千一百餘萬緡而米猶如故淮東總領所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諸郡及鹽司所輸之緡多愆期者每月五十八萬緡内浙鹽司三十萬平江鎮江府及常州共十五萬江西九郡共十二萬湖廣總領所歲費錢九百六十餘萬緡米九十萬石諸路所輸率亦常負十分之三然合三總領所支僅當四川一年之内數益川中糴買歲為八百三十

餘萬緡而三總領收正色米故也凡三總領所歲用戶部經常錢九百萬緡而榷貨所支不預渡湖始發三合同闗子乾道中以闗子折閲詔歲增撥四川錢帛為二百萬緡補之錢一百七十萬緡紬絹絲綿在内淳熈末盡損之以損四川鹽酒重課而内府償焉朝廷既以歲額撥錢歲為永數近歲軍中大請受人漸少由是年支之外計司稍有羸餘有司疑朝廷惡其優多掩蔽所餘不盡載于成冊往往妄稱趲積以為己功紹熈末内藏庫下淮東總領

所取撥羨財明年二月葉正才言此項當存留以備緩急請詔有司自令除每歲收支外並將有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若非緣軍前事毋得輒支移起發欲以他用雖有中旨許執奏不行俟儲積漸多朝廷經制既立然後職稟名之重輕考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還以子民從之惟四川總領所自建炎以後專利權不從中覆故得以守其職業焉

四川總領所　二事

四川總領所贍軍錢并金帛以紹興休兵之初計之一歲大約費二千六百六十五萬緡其五百五十六萬緡酒課（今減為四百一十餘萬）三百七十五萬緡鹽課（今減為三百餘萬）四百餘萬緡糴本（二稅上科）一百四萬緡茶司錢（額一百四十四萬遞年實發此數）二百三十一萬緡經總制司錢（語在經總制前事中）九十萬緡錢銀引免界貼頭錢（語在兌界事中）二十四萬緡三路稱提錢（語在其事中）十萬緡西河州鹽錢始趙應祥為大漕也紹興五年四川收錢物總三千三百四十二萬緡而所出

多五十二萬緡歲支三十三百九十四萬餘緡吴武安一軍費緡錢一千九百九十五萬明年收錢減二百八十萬出錢增六百六十六萬緡以宣撫司儹剩錢補其闕一年缺九百四十六萬緡而武安軍需增錢三百八十萬緡凡二千三百七十五萬應祥既與武安不協遂丐免七年李子及代為都轉運司一歲本司所入視六年增六百七萬緡凡三千八百二十九萬所出減二百三十一萬緡凡三千八百二十九萬以入較出猶虧一百六十二萬緡八年子及上䟽言本司應副軍前正色折估

米二百六十五萬斛有奇而宣司兵籍以紹興六年考之止有六萬八千餘人計費米若干之例共約費若干斛是米數尚有餘於人數也蓋宣司兵官視軍士居十之二官員一萬七千七百餘員兵士五萬七百四十九人皆繫名冗員之人而官員請給十倍於諸兵計司安得不困時武安亦劾子及饋餉不繼子及遂坐免十二年朝廷既罷兵鄭亨仲為宣撫副使右護軍歲計猶缺錢七百七十八萬緡明年詔增印錢引四百萬十六年以後始節次寬減重賦至

七百萬緡十八年亨仲召歸而宣總所樁積錢至五千餘萬當此之時蜀中號為優裕乃休兵之力也辛巳用兵諸將增招至十萬六千人增馬五千匹而茶馬等司歲輸又多所負由是總領歲闕至六百四十萬緡乾道四年二月丙申有旨四川宣撫司集四路漕臣於利州以財賦之入對立養兵之額於是宣撫虞雍公澄覈兵籍去其老弱者近萬人諸軍開落詭籍者二千人定立軍額為九萬七千有奇又頗取四漕歲錢以益之至淳

熈間軍籍視武安時增三之一嵗用視武安時减三之一焉葢自乾道再和軍中大請受人益少由是稍有羨財每遇減放鹽酒絹布激賞之屬計司所抱多至數十萬緡而二十萬緡實此錢也紹熈三年至慶元三年楊少卿輔抱鹽酒三十萬緡權少卿安節抱布估錢三十萬有奇零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權少卿安節抱布估錢三十萬緡激賞絹二十萬緡只此六年間計司已抱一百萬緡矣　會職者猶謂四川總領所多有餘羨其實不然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饑饉則告乞于朝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

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自建
炎軍興後應祥權鹽酒之課折絹布之估科激賞之費
倍糴本之輸商賈農民征率殆盡辛巳之役王瞻叔無
以為計遂大括白契以贍軍朝廷知其擾民而不容止
也自應祥贍叔為善理財後近歲趙德老楊嗣勳權少
卿相繼總賦皆以減放為急蜀人幸之德老嘗減鹽酒折估錢一月凡七十萬緡然今計司所取錢猶有無藝者淳熙六年蠲免鹽
酒重課而所折之絹布猶如故至今遇閏月財不減謂

之加閏通不過二萬緡又如諸縣井契錢自王瞻叔以來每損之以助省計而王德和悉拘入計所通不盈十萬緡此皆失於瑣碎者也謂宜損其無藝而善藏其餘無事則以予民有事則以給餉庶乎其可爾

諸州軍資庫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計也舊制每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而計司常患不足給凡郡邑皆以定

額窠名子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紹興十一年四月己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郡患無以給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無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為額從之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吏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七務場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

困紹興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使之愛民而通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為郡者但能撙節用度譏察滲漏使歲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邊縣州軍與戎帥皆有之蓋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

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自恣若帥憲等司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為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每以酒遺中都官歲有五六千斤以至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詞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每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閫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十五

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風猶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則罷號為上下馬隣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遺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為蜀帥馮少卿憲為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賍本朝廷遣之逮陳敗乃得其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為江

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于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為潼州守受四方之餽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科次取於大庫軍故歛不及民然正數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於戸部輙以勞軍除戎器為名版曹知而不告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縣歛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

以爲怨謂宜罷互送而捐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之制

建炎紹興戶口數

建炎三年兩浙路主戶口戶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十二口二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每十戶率爲十五口有奇成都府路戶一百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十三十六每十戶率爲三十口弱紹興二十九年諸路戶一千一百九萬餘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餘每十戶率爲十六口弱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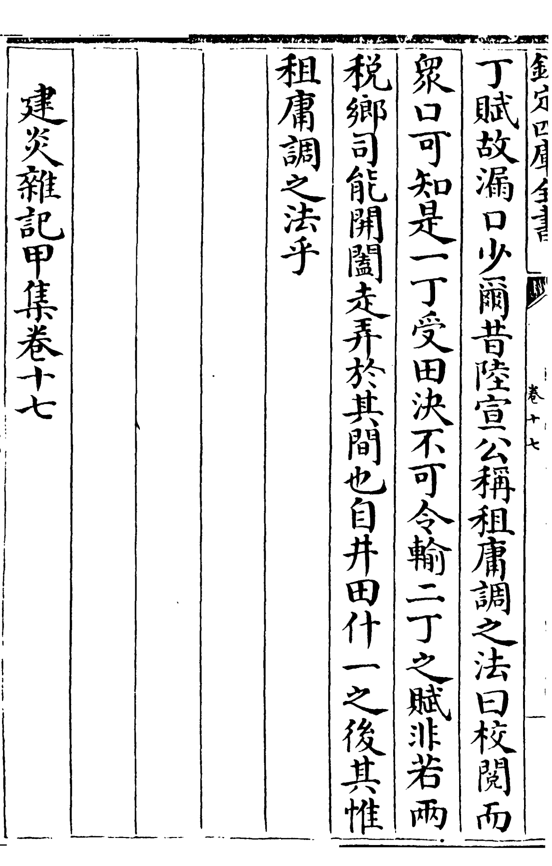
一年户一千一百三十六萬餘口二千四百二十餘萬每十户率為十一口有奇三十三年户一千一百十三餘萬口二千三百一十一萬有餘每十户率為二十一口弱

四川元豐紹興淳熈户口數

四川六十州一百九十九縣元豐三年户二千一百餘萬口一千六百餘萬紹興三十二年户二百六十四萬餘口七百五十一萬餘每十户率為三十口弱淳熈二年户二百五十八萬有餘口七百四十三萬餘

本朝視漢唐户多丁少之弊

西漢户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户口率以十户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户人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為五十八口有奇可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户口率以十户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葢詭名子户漏口者衆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為三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



丁賦故漏口少爾昔陸宣公稱租庸調之法曰校閲而衆口可知是一丁受田決不可令輸二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於其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兵馬

三衛廢復

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衛禁旅合十餘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敵建炎元年秋其騎帥郭仲荀自以敵逼京城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

在其冬上將航海避敵而衛士張寶等不肯行因呂元直入朝率仲荀出語不遜上怒誅十七人於明州申時行門外盡廢其班明年春上至台州兵衛寡弱惟中間統制官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呂元直之新軍將姚端衆獨盛上皆優遇之四月上還會稽乃選中軍五百人入直殿嚴悉烏合之衆時趙元鎮初秉政因為上言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今諸將合兵總衆不隷三衛則兵政已壞獨衛兵髣髴舊制亦掃蕩不存是因咽而廢食也

上悟尋復舊制然衛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數以為言紹興二年秋詔三衛措置而已上謂輔臣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五年冬廢神武中軍隷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十二月庚子又以都督府兵分隷三衛是月庚子七年夏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命信叔主之四月丙申而解承宣潛典步軍如故自是三衛始復

八字軍

八字軍者河北土人也建炎初王觀察彦為河北制置使聚兵太行山皆涅其面曰誓殺金敵不負趙王故號八字軍二年冬十月癸亥上命御營統制范瓊往山東擊金瓊謂彦與俱已而彦以疾留其州瓊遂並將其兵而去三年秋七月丁亥瓊誅復以其兵還彦時彦乃御前統制也後十三日張忠獻以宣撫處置使發行在上命彦將八字軍隨之公至蜀以彦守金州紹興三年春

薩里罕入冦彦兵大敗遂走達州四年移鎮襄陽府六年五月己卯召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以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時解承宣潛典馬軍司事與彦不叶兩軍之士交鬬於道衢中外洶洶七年正月張忠獻獨相乃為胡丞公給事言兩罷之而以劉信叔領軍司事併王解兩軍屬之十年春二年癸丑以信叔東京留守將八字軍而行其年六月大敗烏珠於順昌十一年三月復還姑孰七月信叔罷為京南帥其衆復還臨安今侍衛馬

軍皆其子孫乎

御前諸軍

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内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已禁軍皆隷三衛而更戍於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守臣節制若禁軍在邉上則文臣為經畧使者統之武臣但為總管熈寧間内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將有事於四夷乃置三百大將其法甚備崇觀後朝廷取其闕額之數以上供故闕而不補者幾年

軍興以來所存無幾上在元帥府始招潰卒郡盜以為五軍後又得王淵楊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為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軍而劉光世所領西軍則謂之廵衛軍在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為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二月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張浚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楊沂中中軍右殿前所司吴玠軍如故七年八月光世軍叛降於齊於是川陜軍更以護軍為號十一

年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為部曲稱其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陜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衛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御前軍者雖帥臣不可得自達於朝廷禁兵但令供厮役習為故常廂軍將官雖存而無職事但以為武臣差遣而已愚謂不若併禁軍於廂籍而改御前軍為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官為之副庶幾兵權出於一而緩急皆可以責成如此則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三衛冊軍本末

三衛諸軍殿前司則本辛永宗中軍部曲而益以他軍也其馬軍司本王彦之部曲而益以解潛劉錡田晟之軍也其步軍司本顔漸部曲而益以他軍也自紹興五年至七年規模始定然其馬步二司不能敵殿司之半故楊存中權勢獨盛乾道七年春虞中肅為丞相騎軍屯於建康以為出師之漸號馬行司識者不以為然然上下重遷訖不能正也

紹興內外大軍數

紹興初內外大軍凡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宿衛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張浚將左軍楊沂中中軍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江襄岳飛湖南王𤫊四軍共十二萬一千六百是年冬併神武中軍隸殿前司而右軍如故五年春王𤫊罷遂以其軍一萬五千隸韓世忠七年秋劉光世之兵降偽齊其將王德以所部八千人歸張浚由是三衛之外但有韓張岳三軍令鎮江大軍韓氏部曲

也建康大軍張氏部曲也鄂州大軍岳氏部曲也惟荆南江池皆紹興末新創荆南則劉信叔所招効用而頗以鄂軍益之江池軍則三衛之疲弱者而江州一軍又雜以江西茶盜近歲皇甫倜為帥始訓齊之故東南惟以潤昇鄂三軍為根本

乾道内外大軍數

乾道三年江上四川大軍數額總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乾道元年七月十三日降旨 馬軍司三萬乾道二年正月

二十六日詔以二萬八千人為額六年正月十五日李舜舉乞增二千人從之步軍司二萬一千人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降旨建康都統司五萬人池州都統司一萬二千人并乾道二年二月二日因淮東總領楊倓申請降旨鎮江府都統司四萬七千人乾道二年十月十一日降旨江州都統司一萬人乾道四年十月十四日苗定乞排置軍將之額楚州武鋒軍一萬一千乾道九年四月十五日因節約陳乞招填降旨平江府許浦七千人乾道二年十月十三日降旨鄂州都統司四萬九千人乾道二年十月九日降旨荆南都統司二萬人乾道二年十一月四日降旨後又增至五萬九千人興州都統司六萬人興元

都統司一萬七千人金州都統司一萬一千人并乾道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降旨其後諸軍增損不常大都不過減四十餘萬合錢糧衣賜約二百緡可養一兵是歲費錢已八千萬緡宜民力之困矣淳熙甲辰周益公在樞院以荆鄂二帥勢均力敵首尾觀望乃合為一司鄂為正荆為副焉

關外軍馬錢數

興州興元府金州三都統司兵本曲端吳玠關師古之徒關西部曲也端死師古繼叛其部曲皆玠所有王庶劉子羽繼在興元招召流散粗成軍伍子羽罷玠并將

之其後盧立之為宣撫副尚有兵三萬立之死亦為玠所并合是三者為兵共七萬人玠死胡丞公命其弟璘以二萬人守興州楊政以二萬人守興元郭浩以八千人守興州而玠之中部選鋒二萬人分屯仙人關内外其後璘又得之故三大將之兵惟興州偏重者此也自休兵後三大將之兵就糧七十郡興成皆鳳文龍利閬金洋綿房西和州太安軍興元隆慶潼州府至乾道末有名籍凡九萬七千三百三十八人馬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二匹都統制至准備將共

二百八十人歲用錢一千七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二緡通糴糧為緡凡二千三百八十五萬有奇帛羅絹綾紬布六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疋糧一百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七十三斛八斗料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斛此淳熙中數

四川廂禁民兵數成都飛山軍威將強兵

四川廂軍二萬九百七十二人禁軍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已上係官軍義士二萬六百五十二人興元府興洋州太安軍保勝軍忠勝軍忠勇軍階成西和

鳳弓箭手西和階良家子共六千三百九十九人已上係民兵

保甲五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關外四州凡民優恤之制忠勝

軍免家業錢一百五十千至二百千止一家雙名則更免五十千忠

勇軍則階州免家業馬軍二百三十千步軍一百七十千成州免稅賦軍馬

二頃半步軍二頃西和鳳州皆租馬軍六石九斗八升步軍五石六斗六升其更戍

則月給糧人七斗有半惟忠勇軍更戍保勝軍亦免家業自千至五

五千弓箭手則給官田馬軍二頃半步軍二頃此其大較也大率西

蜀大軍廂禁軍民兵保甲總二十三萬三百六十四人

仰給縣官者十四萬餘人此乾道之籍也淳熙以後土丁亦有仰給者別出於後成都禁軍謂飛仙軍驕懦最甚紹興末王時亨為制師取會四川禁軍之籍二萬九千餘人除利夔兩路禁軍分戍沿邊城塞外東西路一萬九千人内揀到五千五百七十三人謂之威強將兵時吴璘步兵遂調此四千人往仙人關捍禦三十二年秋也事平後罷

利路義士 忠義士人

梁洋義士者紹興初王敏節庶為興元帥以富平之役兵卒單弱乃籍興元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縣令為軍正而尉副之守臣提舉每丁免家業三百緡合梁洋

太安三郡至萬三千餘人軍勢大振紹興二十一年洋守宋萃者建炎義士所免家業皆軍在不充義士之家科役偏重秦檜方守和議罷之二十八年大將姚仲奏復行於梁洋太安巴蓬五郡得二萬一千餘人三十一年散關之戰驅之使在官軍之前其人勇健善戰亦屢有功明年改彦功原姚仲攻鞏州皆擁正軍被重甲以自衛獨驅義士衣褚先登為敵人所拒殲焉僅存六千餘人乾道元年宣撫使吴璘以巴蓬義士怯弱除其籍

言者以義士勞役明年併梁洋大安三郡罷之大將王權乞存留不聽三年虞忠肅為宣撫使復籍三郡之丁得二萬九千九百餘人結成隊伍因參酌陝西弓箭手之舊為義士專法一百四十二條來上詔頒行之其制今存然邊民之勇悍者或無常產又自名為忠義人多以販鹽為生嘯聚邉境勢出義士之上乾道七年夏王能甫為吏部侍郎乞量加優恤然後嚴行禁止事雖不在宣撫司然無益也今忠義人關外四州為尤盛之奇奏以七年四月十二日丙寅下

興元良家子

興元府良家子者紹興四年吴玠為宣撫副使時所刱也其始招兩河關陜流寓及陣亡兵將子弟驍勇雄健不能自存者為之月給衣糧比強弓手五十人為一隊帥臣郭浩揚攺為並以備中軍使喚休兵後其數浸微乾道六年王能甫為帥始復招之凡人材及五尺二寸弓力九斗通百將傅將條練弓馬者迺選有官人著司月給米麥各一石帥司緡錢十五千為官人緡錢減三

之一依義士專法隷安撫司御前統兵官不得預能甫
罷去王公明以宣撫使治興元以為良家子舊屬帳前
抽還宣撫使淳熈初宣撫使廢復歸安撫司其籍可二
百人嵗費錢二萬四千緡米麥四千八百石而實無所
用但為安撫司執手旗從物而已安撫使財賦急迫乃
奏於都統司中分清酒務之息以贍之然酒息錢實備
他用又私置鹽店六所及收諸浸渡併鹽税紹熈末楊
嗣勲申嚴鹽法奏言本府自有義士廂禁軍良家子無

所損益乞罷鹽店而以良家子隷都統司從之五年二月八日庚子降旨紹興末虞并甫為川陜宣諭使又嘗於襄陽招來汝蔡唐鄧之人為御前忠義効用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壬子降旨得二千八百餘人吳璘為四川宣撫司以德順連官軍寡弱又取御筆於關外四州乃以主客抽丁每戶有三丁以上取一五丁以上取兩並刺充御前中軍敢勇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乙巳施行令下人皆驚擾會有詔棄德順遂罷之二事亦蜀中民兵雖不成軍姑附於此

荊鄂義勇民兵京西湖北義勇義士

荊鄂義勇民兵者紹興末所創也金亮冠江淮之日詔淮漢等郡籍民為兵時修撰賈䕫守荊南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十戶為甲五甲為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豪為總首歲當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至乾道間舉七縣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王公明為帥奏言調集團教之際使之自備食用如

不能辦乞截留本府苗米四萬石漕司應副錢二萬緡乃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為造給從之時有四年矣六年春帥臣劉供甫又條上京西湖北兩路兵民事乞為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四等戶仍免充保正長五等戶及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為一隊遇教閲日以營兵屯田之穀食之以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子之三千副四川宣撫撥到二千副已支京西五千副令戰州都統司朝廷發下舊甲五千副於遇戰日應副淳熈初張欽夫為帥益修其政義勇增多至萬五百

人分為五軍又分五部欽夫教閲遂弛後四年趙温叔
為師復舉行之又增收三千三百人通舊有一萬三千
八百餘人時十一年冬矣當鬳初籍義勇時武昌令薛
季宣亦求得故陜西湖北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為保二
保為甲六甲為隊據地行利便則為總不限以鄉總首
領焉總皆有射圃而其幟亦隨總而别其色至今猶存
紹興四年冬王譞仲為安撫使奏乞本路有義勇知縣
及知州兼提舉縣令兼軍正從之蘄州七縣主客户六

萬六千六百三十二口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總為一萬五千二百有一人是荆鄂二州率四五家有一人為兵也聞軍民兵之籍舊為三千四百人或號義勇或號強壯乾道元年冬守臣程逖代還乞蠲其役使朝廷悉令放散及馮忠嘉為守會朝廷復修義勇之政忠嘉乃因舊籍增補三百人又籍户馬四百為馬軍分六隊孝宗大喜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給之而擢忠嘉直秘閣時七年春計岳州義勇之籍四千四

百九十九人以紹興初計之四邑保甲五凡九百三十
五甲人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人是為五甲出亦兵
也是時湖北諸郡皆有之而信陽軍有義勇又有義士
惟澧州石門慈利二邑未嘗敢籍紹興末王正功為守
始并籍焉章德茂帥湖南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長者
以家業錢多寡為限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流科差從
之忠嘉汝州人用民兵事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專一教
免淮西保甲屬擇州人子者慶元中為成都府路轉運

判官季宣子士龍溫州人父嶶紹興初嘗為右吏其父子皆有名於當世

淮南萬弩手 山水寨民兵

淮南萬弩手者經始於紹興之季使朝廷命籍民為兵淮南乃選丁壯涅其面目民駭而逃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為上言敵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也令民兵上聽郡縣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張魏公再起又增招之後亦廢弛乾道五年冬上命措置兩淮官田徐

子寅領其事復以神勁軍為名於是淮東之籍千四百淮西之籍千六百始議淮南籍真州置寨子寅奏每路可各增二千但聚而養之則不便上問其故子寅曰令人給錢米歳用約二十五萬緡每人日支錢一百米三升招集之費又須五萬緡激賞犒勞之費亦如之異時財用不給未免放散則失信於民如淮西封疆濶遠聚而教之民尤以為不便上曰財非所惜擾則勿行子寅因請即就鄉社教閲從之時六年春矣明年夏淮西帥

臣趙善後因奏乞復取所散神勁軍一千八百三十一人赴廬州仍舊軍額每八月下旬聚教二月上旬放散亦從之此即公所招萬弩手也乾道元年放令歸耕是時萬弩手之家已有旨損三百畝稅賦矣乾道三年淮西帥胡枋奏請至是復令興民兵一體教閱焉民兵者於山水寨保伍中取之三丁籍一亦名義兵歲以農隙取教官給口糧自十月教人日給錢至正月終散白米二升乾道四年冬所創也七年秋又詔本名丁錢皆蠲之八年冬諭曰以其擾民止命

教一月而罷淳熈初上又命子寅往淮東措置子寅上其數山水寨民兵凡二萬六千九百八十萬弩手凡一千四百四十五明年秋遂命淮西提舉常平茶鹽張宗元與子寅分路提督宗元奏每郡以土豪見任官一員統轄月增給每人三十千諸郡自十月下旬為始赴帥司教閲二月淮西五郡凡費錢十六萬緡米三萬餘石淮東亦倣此惟光黄豪楚安豐盱眙七郡則但就本州教閲其犒設錢減半焉士元者安豐人與子寅皆敢為

誕謾時又有許子中胡與可二人亦有耕屯之策見用淮人為之語曰徐恊恭許子中胡元功三人鼎足立說脫空協恭元功子寅與可之字也實錄乾道六年正月戊辰詔徐子寅措置官田招集人種高郵軍五兵委有勞効除駕部員外郎四月詔子寅往來措置是月丁未右朝奉郎新知高郵軍徐子寅改知恭州依舊措置淮西官田萬五千二百頃閏五月丙戌詔子寅收集流移墾種官田兵民皆舉趾無懈是年以徐子寅屯田委有勞効除直秘閣臣寮上言許子中所奏墾田未經激賞司農寺常駭觀聽乞頒賞新命上曰當承辦措置淮西鹽酒事許子中進對奏請修器具鼓鑄上曰一從卿言癸酉進呈計畫上並從之尋又詔子中胡與可與國軍甲戌子寅朝辭上曰更且勉力七月辛巳詔知和州九月庚寅子中知舒州

十月戊午子寅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在拜郊前二十日比即三人鼎足時也是時朝議紛然歲更月改費用緜多迄無成效久之上亦厭其事自淳熙七年以後並令在家習武事以閱遂命守令官按閱之不復聚教矣

湖北土兵刀弩手

湖北辰沅靖澧州刀弩手者自政和七年始募土丁為之授以閒散而居邊境教以武藝其隸於籍者至九千餘人沅州四千一百辰州三千四百五十澧州一千四百七十六靖州九百三十靖康初全

軍調發往河東援太原為金人所陷僅存一千五百人建炎三年亟罷之紹興六年冬王子尚為帥張直柔嚮守郡言於朝遂命招三千五百人為額沅州千五百辰州一千靖澧各五百淳熙三年楊太尉倓為荆南帥上命楊修其政令八月戊子已而知辰州尹機代還請命有司括田招募人給例物五千春秋閱教犒賜如禁軍例上即擢機湖北提點刑獄使與之同措置然刀弩手舊田諸郡已收為省計機迫使募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

人多悍黠集甚患苦之會李仁父出守武陵力言其不便乞廢舊額事下諸司張欽夫為安撫使頗以仁父為是會未幾卒後馬大同繼之欲換以土軍時辛幼安新除澧副亦各具所見議不合於仁父言當用提刑司凡差官點定一千三百七十六人之數增募為一千五百人沅州增二十澧州十一人為七百辰州增二十五人為五百五　澧州增七十二人為二百五十　靖州增六人為二百　欽夫以為多減恐不成行列欲用見數委提刑躬行檢點俟有田沒官始令招足元額仁父復為言如

此則提舉刀弩手司又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横没民田為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為準專委守臣擘以歲月令招合額仍同欽夫連銜具奏上從之而仁父已為大同所攻奉祠歸矣

黎雅土丁　嘉定戚茂土丁

黎雅州土丁者集沿邉農人火甲戸為之葢唐雄邉子弟之遺法舊為行陣軍伍但以甲頭總之祖宗以來弛酒禁免征役凡優卹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黎州自乾道

七年邊釁之後始置寨將押隊旗頭之類畧為軍制每歲農隙時官給口食教之以武事舊制之千人庶有用也淳熈三年祿粹父直閣為守請倍其數又以等級籍其少壯者月給以錢九年春言者下黎州別立優卹土丁之目守臣龔總始奏以五十二人為一隊每邊二十隊計一千四十人三邊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教場四十九所是時三邊土丁之籍實為五千一百二十六人而東南邊防托卬川一千七百八十七西南邊防托吐蕃青羌等侯一

千三百九十一正西邉防托五部落一千九百四十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歲費錢三萬八千三百七十緡有奇每人月給二千歲總四萬一千五百七十四緡遇閏年量加而戍兵不與議者言土丁粗有軍律統紀且熟夷人情偽地形險阻其實可用為鄉道守邉境言者乃乞將黎雅二州永利路義士法措置劉丞相為制置使遣屬官馮傳之往二州共計各州選二千人上等六百為點集之丁月給錢三百五十次等一千四百為居守之丁月給錢一千兩郡歲費

錢共八萬七千六百緡而教閱之費不與焉時淳熙十年以十二月冬留公又奏乞增黎州次丁八百雅州次丁五百上以其費廣難之嘉定土丁者惟峨眉犍為二縣有焉自淳熙以來峨眉八寨之籍一千四百八十犍為五寨之籍二百七十十官既無以給之而又多為寨官所尅剝紹興十三年有言鑄錢轄司者謂宜教識而優卹之時方諱兵迄不能用也威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丁月給米三斗驍健可用夷人亦畏之茂州

之丁半市人無月給半有為夷人庸耕者葢二郡皆半入夷腹中省地茂州每各教閲則土兵悉從夷人假衣甲器械以為用事已復歸殊為文具

龍州寨子弓箭手

龍州寨子弓箭手者熈寧間有團結也分戍漁溪濁水乾坡三寨共一千六百十三人葢推排附近有物力税户為之每夫月給錢一千三寨仍撥住十六鋪防捍月一替而文州亦有鄉兵義士分守關隘即有緩急土豪

得以拘集焉

湖南鄉社

湖南鄉社者舊有之領於鄉之豪酋或曰彈壓或曰緝捕大者所統數百家小者三二百自長沙以及連道興韶而彬桂宜章尤盛乾道七年春知衡州王琰者言湖南八郡三丁取一可得民兵一萬五千人帥臣沈德和不可乃止淳熙七年春言者奏鄉社之擾請盡罷之事下安撫司已而帥臣辛幼安言鄉社皆雜處深山窮谷

中其間虛實狡詐或有之但不可一切盡罷之今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巡尉而統之縣令所有兵器官為之印押焉上從之

廣西土丁　廣東保伍

廣西土丁舊有之熈寧立法一年縣教一年州教元祐間以其擾罷之紹聖末復為之仍令逐縣以都管指揮均作三番自十一月至正月終每輪教一番即有科需私役並究違例之罪龍興初以高藤雷容盜起二年春

詔州縣教閱並令暫罷兩月以十二月作兩番分教先是東西兩路並有土保丁一戶一名土丁則父子兄弟盡在其數土豪號為統率者總屬焉遇有盜賊則追胥竭作然州縣或反科役民民甚苦之乾道二年春殿中侍御史張之綱請一切罷放上許焉既而知潯州朱師孟又言之是年秋復命邑宜欽州籍定土丁姓年甲至五十歲即揀汰別選戶丁承替每春秋農隙於逐鄉各置教場如法教習明年秋龔實之為廣東提刑司奏乞

令州縣團結保伍防守鄉井淳熙三年冬張欽夫為廣西帥復請申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上皆許焉蓋二廣封疆濶遠姦盜孔多非保伍土丁無能遏之於其始也

夔路義兵施黔敢勇義兵

夔路義軍者紹興末邊事也有帥守李師顔於夔州三縣保甲中選置立賞罰之格分上下軍名色團結上軍包家業二百緡下軍半之始議摘諸州禁軍時晁子西守梁山為言夔有萬山其鄉之民勇壯伉健過於正軍

乃損租賦以募之元額三千四百餘人李既去遂爲文具慶元中毋丘恪厚鄉爲帥請於朝選其壯者以二千人爲額人免家業二百緡本戶不敷則許免及親戚之殷賑者盡與蠲除仍涅其臂以防逃匿之弊巫山縣亦二千人雲安五百皆以縣令爲軍正獨奉節之兵春秋同大軍合教有刀弩有弓箭手而鎗手居多焉（焉）夔路自恭涪忠萬四州外皆有義軍每州或數千人此外又有施黔勇敢及思遵義田楊等族家丁皆驍健可用然但

能出入於上下溪谷林木之間耳所恃偏架木弩及藥矢之類非正兵之比也

瀘南夷義軍　沿邊勝兵

瀘南夷者義軍也瀘叔長寧沿邊諸堡寨皆有之每郡多至四五千人夷軍夷族也義者民兵也又有勝兵其實皆土丁之類

福建保伍

福建保伍者鄉村自相團結為立宅戶而為首領所以

備盜也閩中人素勇悍在熈寧間有棺杖手五十餘人建炎初嘗用之紹興後廢建炎元年八月又用張誠伯言置諸路忠義廵社其制甚備紹興初言者以為擾民遂罷惟福建獨存

殿前司左翼軍

殿前司左翼軍者本陳敏周虎臣家丁也紹興十五年薛待制弼為閩帥時劇賊管天下者剽掠郡邑薛命提轄李貴討之為管生得薛前守有忠郎石城陳敏武翼

郎開封周虎臣各有家丁數百人皆驍健善戰乃奏敏為汀漳巡檢虎臣本路將官即選二人家丁千人日給錢米責以捕盜謂之奇兵於是處梅草寇不復入境盜悉平十八年八月遂改奇兵謂之殿前左翼軍即以敏為統制留戍其地後以時招填增倍其數今屯皂州

殿前司推鋒軍

殿前司推鋒軍者舊以廣東多盜使統制官韓京戍梅循以彈壓紹興末移其半三千人戍荆渚隆興二年王

宣鍾王作亂復命推鋒其半今存凡三千四百人分屯廣東諸州縣鎮共二十處

湖南飛虎軍

湖南飛虎軍者潭州土軍也淳熙四年春樞密院言江西南多盜諸郡廂禁軍單弱乞令諸路帥司各選人配隸如置一軍並以敢勇為名以一千人為額其後帥臣王佐呂企中以為亡命之徒恐聚集作過遂不行七年辛幼安為譚帥始募一千八百人訓練之其冬賜名遥

隷軍司十一月八日降旨　十年夏改隷御前江陵軍從副都統郭杲請也五月十日降旨　明年趙衛公為帥奏乞移其軍屯江陵周益公在樞院以為小人重遷恐生變不可趙公力請迄不行　飛虎軍並以步名歲用錢七萬八千貫糧斛二萬四千石傜人弭盜司闗顉錢糧支用者也益公云湖南湖北近年來多有聲息厥惡不籍此軍者先見也

京西湖北神勁軍　淮東強勇軍

京西湖北神勁軍者淮東強勇軍皆帥司兵也數各有千人而湖北有騎軍三百乃淮東錢之望所創

成都府義勇軍　雄邊軍

成都府義勇軍者淳熈末趙子直帥蜀時刱也其始黎州皆以西兵出戍即有邊事則調綿子所駐大軍討之地遠不時至淳熈初范致能為帥言所教成都禁卒謂之飛仙軍者今已可用乃命五百人往戍之及胡長文為帥又摘西路並邊九郡禁卒千人駐於成都以代西兵出戍謂之雄邊軍時五年冬也然西州之卒皆怯懦而不可用青羌入寇或潰或死遂廢之十二年春留仲

至始采衆論用黎州土丁二百謂之防邊義軍月以錢七千給焉十四年子直又招西人五百屯於成都俾之更戍亦謂之義勇故黎人有西義勇土義勇之名云是人皆驍勇善鬬非雄邊之比也

平江許浦水軍 江陰左翼推鋒延祥江上水軍

平江許浦水軍者本明州定海縣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防托海道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為額五年冬又改御前水軍八年春併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

統之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人為額五年秋又增額五百人江陰水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樞院以其勞費奏留屯二千人於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又別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左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推鋒軍三千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江鄂州御前許帥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司又有澉浦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皆在御前之後

神勁神武忠勇忠鋭忠武軍

神勁神武忠勇忠鋭忠武軍者孝宗時旋創之後亦廢始張忠獻公為江淮宣撫使以為楚之人才自古可用乘其大擾之後當收以為兵乃奏置御前萬弩營募淮南北之民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不涅臂面屯於建康五人為保兩保為甲十甲為隊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擢陳敏於廢困之中以為統制敏感激圖報未幾成軍凡一萬八千人隆興初賜名神勁隷都督府歲費錢二百

萬緡魏公罷錢處和出使言逃亡者計七千人湯丞相以費國用為言遂不復補神武軍者四川宣府所遺護衛兵也隸殿前司乾道二年秋初立軍名忠勇軍者隆興中所創在福建江東西浙東諸州招募屯於行在命李顯忠子師民等統之靈壁之役遣隸都督府二年春併入步軍忠銳軍者乾道四年所置選諸路禁軍土兵之少壯者命將以冬月訓習之上親閱試於内事已遂遣之忠武軍者乾道八年春所置選兩浙諸州土兵弓箭手為之其秋又

起二浙揀中廂軍亦謂之忠勇軍以帶御器械劉沂為本軍統制凡皆不必書聊備其始末

赤心忠毅忠順強勇義勝軍

赤心忠毅忠順強勇義勝軍等皆歸明人也赤心軍者宣和中來歸之士以燕人王鈞甫馬柔吉領之二人皆文臣後從苗劉作亂誅死忠毅軍者紹興末歸正人也隆興二年夏上詔於石頭城置柵以處北人之降者賜名忠毅拜降將蕭琦為都統制命建康都統王彥以北

軍千人予之又名鎮江歸為忠順命都統劉寶以七百人予蕭鷓巴彦言歸正人不可聚為一所令已散在諸軍又北人常疑有發還之意若聚以付琦為不便鷓巴謂寶曰此曹心不可保恐緩急執我北去我只乞馬軍千人將之上聞乃命蕭琦將南北軍各半王瞻叔為宣諭使以為不可卒予南軍由是二軍徒有其名旋亦罷去今北人皆散隸軍中乾道間上嘗欲選千人赴行在以効士為名置一寨以備使令命未出而中止强勇軍

者淮南安撫使所籍紹興末歸正人也義勝軍者四川宣撫使所籍歸正人契丹女真非漢兒也二軍各數百給用如効用義勝始有五百屯洋州紹興乙卯金人來索盡予之令之義勝軍乃辛巳以後來歸之人也

諸軍効用

効用者諸軍皆有之不涅其面廩賜厚於正軍建炎間其數猶少紹興七八年後則漸衆矣紹興末虞并甫為川陜宣諭使招効用一千餘人京西二百八十人四川七百七十七人月

給錢五千米給五斗又先給例物三縑王瞻叔代之以為厚薄不均遂撥入正軍以塡缺額隆興初并甫為湖北京西制置使復招効用上以其多費欲勿招用張魏公為上言艱難之時非優與請給不可招募興國初年事體不同湯進之仍請招七八軍兵三分効用上從之自是招軍皆以三七分為準

川秦買馬 歲收茶帛數

川秦馬舊有二萬匹乾道間川秦買馬之額歲買一萬

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黎叙文長寧南平五州軍秦司五千九百岩昌寨百峰貼五千一峡八百益粹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綢絹十萬四千匹成都路五萬潼川路三萬三千利路二萬餘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觔其詳見茶事中茶馬所收大較若此其後文州改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為四千八百九十六黎州三千叙寧軍三百九州八百南平軍四百長寧六百珍州二百三十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岩昌寨三千九州千五百峯貼百二十文峡寨七百合兩司為萬有一千十有六匹此慶元初之額也嘉靖末川司五場又

增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場增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司為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匹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馬蓋祖宗時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邉強壯濶大可備戰陣今岩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每綱五十匹其間良細不過三五匹中等十餘匹餘皆下不可服乘守者貪於賞格以多為貴起綱遠來或道路失調甚至僅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鬻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

為押綱卒校竊其芻粟道斃者相望焉成都府馬務每年排發江上諸軍馬五十八綱（每綱食米錢計二百貫共一萬一千六百貫用三員每員六百貫共一千八百貫加以押馬官之費共三萬一千八百貫）興元府馬務每年撥發三衛馬一百十二綱（所費稱此）卒未嘗如數益茶馬司靳吝錢帛蓄蠻馬至多不即償故也（或謂守倅兵官及市馬司下屬皆有激賞而惟主管官無之故至此）舊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倅欲馬益額以倖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得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馬政之後功部川蠻邀功

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至今夷人常以馬博茶錦不堪藉口淳熙中龔總為黎守又與功蠻設度於倅廳之副揩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岩昌馬舊止三千淳熙始增其數慶元中既金人為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己未歳乃於洮州置場買馬由是馬至於泰司者差罕云

廣馬

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綱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

在四年戊午月紹興初隷經略司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舉正月壬午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七年胡待制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匹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黄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綺四百疋廉州鹽二百萬觔而得馬千五百匹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其尤駔駿者在其出處或博黄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

不能致此耳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去自杞國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二程橫山寨至靜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又遠自杞十程乾道九年冬有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詡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換所須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犒遣之而不敢奏也會宜州溪洞巡檢常恭者赴闕

持南丹州莫延甚表乞就宜州北之横山市馬可省三十程（産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静江十三程）張説在樞院以其表聞李壽翁時為檢詳文字為説言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前於其塗彼其無意況今莫氏方横乃欲為之除道而擅以立市之饒誤以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説不聽命從義郎李宗彦以提點綱馬驛程往宜州措置（九年十二月甲戊）既而説罷政樞密院乃奏宗彦等所言邊方不便罷之淳熈元年秋也（説以八月罷政密院以十月奏罷宜州買馬）帥臣范致能

因劾常恭之罪下吏削籍流竄焉廣馬例以五十匹為一綱每年遇三十綱許以推賞然官吏為姦博馬銀多雜以銅蠻人交易每握臂捫撲銀一兩而以為準鹽百斤為畚朘減至六十所贏皆官吏共蝕之蠻知覺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馬病羸且不能登數致能為之約束太守至鎔銂撲增足鹽畚逮其去官之歲市馬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淳熙二年嶺南自產小駟直十千餘緡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西戎接壤故多馬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

益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淳熙二年秋占城國王遣瓊州守臣書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買馬上命帥臣張敬夫作書諭以中國馬未嘗出外夷人乃去安南亦不産馬故以象拒戰馬

淮馬

淮馬者隆興初張魏公為江淮都督嘗即淮上市之魏公以為朝廷歳於川廣市戰馬每匹不下三四百千而又道遠多斃今淮馬每匹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即日

可得上從之都督府廢乃止然淮馬矮小實不可用者故取諸廣者此耳乾道以後又詔於淮郡市馬於是多有越淮盜馬來售者又奉議郎曾昭守濠州至以其馬趣綱赴行在北人以為言淮西帥臣趙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為得體乃諭善俊執死罪因付昭令斬之曰此盜馬者也於是一綱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損報而次綱未至者皆遣還之昭坐追三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云曾昭以乾道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戊戌行遣此事嘗見親筆處

分史不能詳也

三衛諸軍取馬數

舊於川秦市馬赴樞密院而道斃者多紹興二十四年冬始命撥秦馬付三衛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馬再歲一往互用精甲四千四百人州縣頗憚其費二十七年秋又詔川馬不得赴行在分隷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等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二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而以川馬之良者二百進御紹興十九年春所

定也

綱馬皆陸路

凡川秦綱馬皆遵陸路乾道初吴信王璘為宣撫使始議以為綱勞費又均房一帶乃歷峻嶺亂石之間馬傷其蹄道斃者多請以舟載馬而東元年五月丙寅上命夔路造舟與之張真父帥夔力言其不可以為每綱三舟舟安馬十八用梢水一百二十人每舡梢公三十四人水手六人自夔至歸往返半月程下程水三日上水四十二日雇食錢九百緡每人雇錢二百食日錢三百

以歲額一百三十五綱計之度用錢十二萬一千五百緡而起盖為馬驛及一行官兵批支草料不與焉一州如此其十州可類推又每郡且約造十五綱之舟循環津載凡為三萬五千緡每舟費八百緡而一舟十五綱往返勢必腐敗來歲又當改作況十郡之舟應用水手萬二千人每舟以千二百人循環往來津載方不積厭每州批支三日料計二千八百二十石每匹日支大麥八升粟草四十五萬七千五百斤每匹日支十三斤自利至峽十一州歲費約二百緡又且出産不敷

決難椿辦大臣進呈九月丁卯上曰第令造舟與璘他日有損壞者軍自修之其他皆吴璘自辦其事遂行洪聖錫時在成都亦言其不便不聽始議馬舟至鄂州登陸樞密汪明遠乞令諸軍以馬舟泛大江而下上曰大江風濤或作即數日不可行自鄂州遵陸可也元年十一月辛酉未幾璘條上馬綱畫一復以芻秣等事委茶司及沿流諸郡明遠以為不可是月辛未而又請修歸峽棧道宰相洪景伯曰歸峽道路險峻人猶不可行馬豈可行也乃命至

荆南遵陸十二月庚寅於是璘已俾三衛取馬軍士貼舟而東上聞之諭大臣曰如此即空舟如何得回遂更命璘措置三年二月庚辰璘奏已出本司錢七萬五千緡付合州造馬舡二百每隻約物料人工食費四百五十貫錢引綱三船可載一綱五百料舡可載二十匹七百料舡可載二十五匹自利州至峽州計二十八程利至閬閬至果果至合皆日可到令各計四日程合至恭恭至浩浩至忠忠至萬萬至夔皆一日或日半可到至令各計兩日程夔至歸歸至峽各計三十程每五十綱日支料二百石通計五千六百石巳支錢一萬二千二百緡果州以上每石兩貫合州以下每石一貫

五百令並支兩貫五十綱募梢火八百人每綱梢火二舟各八益以牽馬人一千二百五十人每綱二十五人及遂州所産回船軍兵二百五十人每綱五人除軍兵外梢火雇錢為二萬緡利閬果䕫工各二貫火兒半之谷恭涪忠歸五州梢工各二貫五百文火兒一萬五貫五百文如令所發来五十綱西馬比陸路無死損阻滯川馬亦依此撥發奏可二月丁亥於是大臣因為上言恐璘亦疑水路有未盡善上不以為然明年春䕫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潼川任續至行在上言令造舟已畢土役事罷山程灘險利害相當

在所不論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沿流之煩費輟四路之軍兵以免篙梢之追擾四路廂禁軍數目不少若各輟五千人於沿流十郡充水軍其衣糧令元來處科撥馬綱行則迎送舟船馬綱住則訓習水戰莫此為便上大善之下制置司撥廂禁軍共三千五百人如所請三月甲子時真父已去王龜齡代之與漕臣查元章皆力論其擾人而不聽也有知歸州周允升者傅會璘說言本郡舟船草料皆已辦集即擢為夔州轉運判官而任續

亦除知涪州又易恭州使監送峽江湍險軍士素不諳習一遇灘磧人馬覆溺於是驅沿流之民為之操舟所賫衣糧為之刼奪所過雞犬為之一空未幾璘薨虞并父代為宣撫使奏言水路至荊南三千餘里一旦風阻行船不得或至三五日馬失餵飼乞自金州舟行五驛至淨口遵陸行至均州上從之三年十月甲子後月餘言者又奏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米斛之舟尤被其毒況水路馬數較之陸行存亡相若而於糴場大有妨礙

乃詔川路馬船日下癈罷十一月己巳　益自璘請建之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云

廣中鹽易馬

廣馬之良者赴三衙而其他則付建康鎮江府池鄂太平州軍中皆有常數舊以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横山寨民甚苦之紹興十九年逮陳璹為經略使始以官錢募小校運送若鹽無鈌失則使部良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為例

孳生監牧

自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十年冬始命三省樞密院措置馬臨十月辛卯後置於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為牧地復置官提舉俄亦廢四年又置監於臨安之餘杭及南蕩四月丙午十九年夏詔馬五百匹為一監一牡為四監監分四郡歲産駒三分如斃二分已上有賞罰上嘗謂大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朕昨自措置養馬今方二三年已得馬數百矣十三年五月癸亥先是川路所

置馬歲付鎮江軍中牧養十九年春上以未見孳生之數遂分送江上諸軍仍立賞罰正月庚戌後又置監於郢鄂之間牡千牝倍十有餘年才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國之戰馬悉仰於川秦廣三邉馬也

御前軍器所器中物料所書斤重價直等附

元豐官制置軍器監以掌戎器之政令又有御前軍器所之役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紹興初役兵才千人而已久之增至千六百餘人

於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除本券外日增給百七十錢月斗半米於是內庫造作累年兵械山積而諸軍亦各除戎器二十六年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二月甲戌有司尋奏物料以三分為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人雜役兵以五百人為額舊時軍器所得專達建炎中嘗以大閹董戩提舉未踰年即罷之紹興五年春始隸工部三月戊午後復以中人典領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秋黄通老

為侍郎為上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隷屬稽考之詔依條檢察七月庚子孝宗受禪之十四日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己丑有旨增置提點官一員後五日以内省都知李綽為之改稱提舉又七日詔御前軍器所專隷提舉其隷工部等指揮勿行張真父時為御史力論其不然且言軍器所不治令工部按劾措置可也工部不職罪之可也今使内侍掌之則它日吏部有銓量之弊戶部有財賦之弊以至兵部軍政之施刑部獄訟之繁亦將盡以中官

典領之邪繼又論近日大小飛蝗地震皆小人紊政之象其不可有四上乃命仍隸工部七月庚申綽怒丐免乃復選皇臣代之八月庚午令軍器所抛降諸道木羽箭動輒數百萬枝黄牛皮亦數十萬張其他所需稱此郡邑多以煩民凡事軍器所造甲每副用甲葉一千八百二十五約重五十斤分四等披膊葉重二錢六分凡五百四斤甲身葉重四錢七分三百二十二斤腿裙葉重四錢半六百七十九斤頭鍪葉重二錢半三百十一斤頭鍪眉宇共重二斤十二兩皮綿

結頭事件重五斤十二兩五錢一分（紹興四年正月乙丑軍器所定直）凡軍中造提刀一費錢二千三百弓一費二千七百手箭一費七十四弩箭一費錢六千五應鼓一費六千五百披膊一副費錢三十八千二百兵幕一座費錢六十九千八百朱馬甲一副費錢四十千一百朱馬甲當胷一副費錢十七千三百皆有奇（紹興三年六月丁亥神武軍所定直）凡弓甲物料荆湖福建浙西四路諸州軍計數赴殿司及沿江諸軍製造温鎣等八州計數赴馬司江台等八州計

數赴步司惟明信等九州弓甲隆興慶元府贛撫袁信州臨江興國南安軍昇宣等七州建康寧國府太建昌平江衢州廣德軍紹興府甲皆造成赴内軍器庫而諸道羽箭亦皆造成紹興二十九年夏郡國多以乏人匠為言遂命計料輸之惟荆州軍及信州造箭如故四月己酉木羽弩箭者不用羽創自乾道中又有尅敵弓韓蘄王所創自紹興中至今不廢

四川作院

自休兵之後有旨命成都潼川遂寧府及嘉邛資渠共

七州自作院日造甲興元府興閬城州大安軍仙人關六處作院日造神臂弓甲皮氈其器械山積今並屬總領所給之有軍庫馬弓弩弓多至數十萬箭數百萬枝

舟師戰車

東南沮洳非用武之地故多以舟師勝建炎四年春陳思恭窘烏珠於太湖紹興三十一年冬節使靳鄭嘉努於石臼島虞應公敗完顏亮於采石磯皆舟師也今沿江諸軍咸有棹船士每按試中流上下如飛北人駭愕紹興

二年有布衣王大智者獻戰車式上乃命其為樞密院計議官明年車雖成而不可用也遂罷之至二十九年夏殿前司統制官陳敏復上戰車之議上乃謂大臣曰其車制雖古然而用各有宜況其物料最多南方所無也姑令三帥議之或免武臣有一得之歎耳其後卒不能行議者謂春秋時申公使吳教之乘車由是始大其法故曰或以為可用於今日不知古時以兵車交戰者也今金人專尚鐵騎而吾欲以戰車用之誠未見其可

也按靖康末樞密院將官劉浩者在於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式冊載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而宗汝霖戰車者十有一人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人每車計五十五人如李伯紀戰車之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絡可為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器械夾之兩旁每車計用二十五人法皆不同但不知王大智所陳其戰車之法又不知何如者也開禧初中郎將厲仲方者歷陽守而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并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乃敗敵於清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建炎雜記甲集卷十八